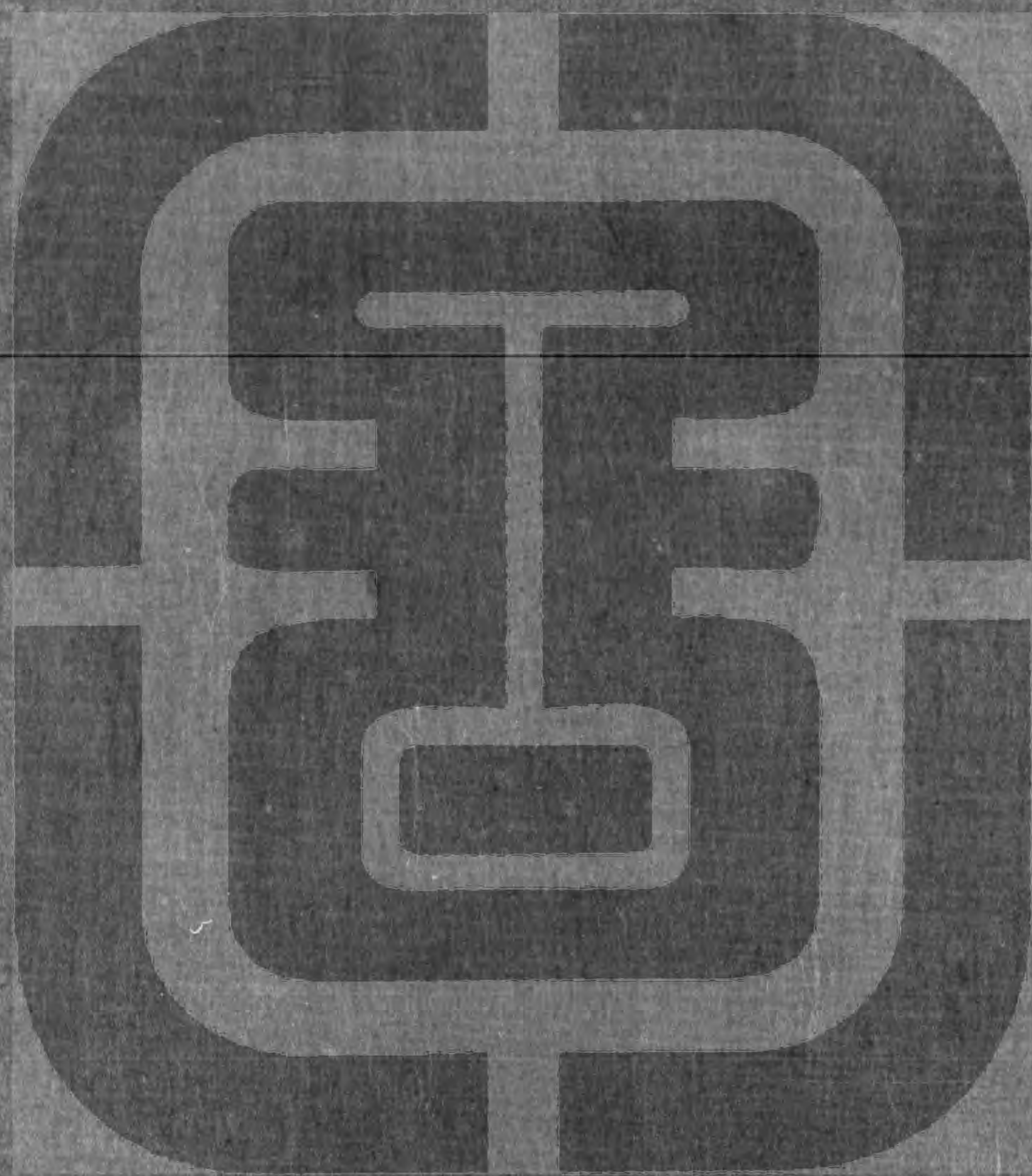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京房易緯曰靈著四十九莖下有千歲神龜守之
焦贛易林曰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今枯藁失其都市
尚書皋陶謨曰昆侖于元龜

又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出於背甲赤文朱字
止壇塲沈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又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沉璧禮畢王
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于壇赤文成字周公
寫之

雜書曰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法地
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者老則出

洪範五行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

也

周禮天官上鼈人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又春官下龜人

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緯屬

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凡取

龜川秋時攻龜川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

大戴禮曰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禮記月令曰季秋登龜取龜甲類秋乃堅成故是月登取

又學記曰青黑綠者天子之寶龜也

又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

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

君子舉事必考之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真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

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
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左傳襄二十三年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臧文仲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言我為人

所居大龜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後不至於

道而紇之罪不及不祀不祀絕也言子以大蔡納諸其可

請為先人立賈曰聞命矣再拜受龜

公羊傳定公曰弓繡質質龜青純綠

春秋蓮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

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

乃遊蓮葉之上江傍家人嘗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

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偉哉

史記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日北斗龜二日南辰龜三日五星龜四日八風龜五日

二寸八宿龜六日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

龜龜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

寸可寶矣神龜出於江中盧江郡常歲時出龜長尺二寸

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

千歲乃滿尺二寸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

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謂嘉林龜

在其中嘗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

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南方老人用龜支

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後移床龜尚生能行氣導引

又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

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

為江使於河而網當吾路泉陽漁者豫且得我我不能去

身在患中王有德義故來告愬元王惕然乃召博士衛平

而問之平日龜也王求之泉陽豫且日夜半舉網得龜使
者載行入端門見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
故處於是元王擇日齋戒以刀剥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
宋國最强龜之力也
魏略曰文帝時神龜出於靈芝池
晉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玉龜出於霸水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海州大龜枯死於平墩遼東
送之侍郎王弘以爲宇文允得龜滅亡之徵也
晉書曰苻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上有文象八
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
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
庭又有人夢於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妖興亡國之象
也其後竟驗○又載記曰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昔有

如弗斯出連叱廬三部自漠北南出太陰山遇一巨蟲於
路狀若神龜大如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
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

南齊書曰永明年唐潛獻青毛神龜一頭

梁書曰元帝爲江州刺史時有安成望族劉劭躬者田間
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劭躬以爲神而禱
之所請多驗也

三國典略曰梁陸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
令弟子掘得三龜長一尺五寸杖叩之曰汝欲出此已數
百歲若不遇我豈見天平乎曰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去

陳書曰武宣章皇后母嘗遇道士以小龜遣己光采九色
曰三年有徵及莽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隋書曰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官司以問帝曰

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
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床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
其將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
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斫之遂絕謂龜以入草去
唐書曰先天二年丁未江州獻靈龜六眸腹下有玄文象
卦文其文曰梁記曰朱友貞末年許州獻綠毛龜以爲瑞因宮中造室
以居之曰爲龜堂謂龜之說上長晉史曰安州李金全之將叛也郡樓有介蟲如龜而巨鱗
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而焚之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潮
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壽之訖於上帝帝恐流於
西極失群聖之居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

萬歲一文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而
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龜合負而趣歸
其國灼其骨以數焉謂龍伯之國在東海之東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往先白焉曰願以培
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二千歲矣
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謂龍伯之國在東海之東
又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露之淵
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若漁何得答曰且之網得白
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卜之日殺龜以下吉乃劊龜以下化十二鑽而無遺筭仲
 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
 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且龜之靈不可及也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蟬蛻不過三日以蟬蛻而為龜憂養
 生之具人必笑之而笑人者其類也
 又曰半蹄毳顛亦骨也而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
 歲久也
 抱朴子曰千歲靈龜五色異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解
 人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以采朱浴之乃剔取
 其中火炙搗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稱時君者龜也
 又曰郊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饑餓見冢中先大龜數數

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素聞龜能導引乃試
 隨龜所為遂不復饑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弄置
 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懌氣力自若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自二十歲邦人
 謂之豕仙其群臣言乎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而膳
 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杖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
 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稷糧之珎而欣君之惠
 將報子焉後燕相遊于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
 金樓子曰黃金滿筥不以收龜明珠徑寸豈勞彈雀
 又曰巨龜在沙嶼間肯上生樹木如洲島嘗有商人依其
 採薪及作食龜被灼熱便還海於是死者數千人
 又曰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尺腹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
 躡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異之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
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精象日右精象月知存亡吉凶
之變又曰晉屠岸
又曰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音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
在上我在下吾以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
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又曰晉屠岸
賈欲追趙氏趙盾夢見叔帶持龜而哭其悲已而笑拊手
且歌謂趙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古曰此甚惡非
君之身又曰晉屠岸
國語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
子不為若必死不令諸侯矣○家語曰孔子問漆彫馮曰
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者孰為賢平對曰

臧氏家有守龜焉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
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馮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
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彫氏之子其言人之
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孰
克如之曰又曰晉屠岸
論衡曰龜三百歲大如錢游華葉上三千歲則青邊有距
山海經曰大若山陽狂水出焉注于伊水中多三足龜
星經曰天龜五星在南漢中又曰晉屠岸
廣志曰茲維鵠夷焦形如龜出交州山龜在山上食草
長尺餘首
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
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時用之
神仙傳曰南極子融即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腹藏皆

具柸成龜殼煮取肉還成柸
自稱後賢傳曰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
於路愉求買而放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
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
此志曰
華陽國志曰秦惠王十二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克之儀因
築城城終頽壞後有一大龜從砌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龜
所行築之乃成
古史考曰伏羲時靈龜負河圖
洛陽記曰禹時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即
治水文也
南越志曰龜甲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仲
神龜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利而能緣大

八卦是也

木捕鳴蟬至美可食不中於小以其小故也
嵩高山記曰千歲松或化為伏龜
義興記曰君山廟其下有池池中有三足六眼龜
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元緒
正子年拾遺錄曰崑崙山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四
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也亦能言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黃安代郡人也常去自云卑猥不敢處
人間執鞭懷而欲書畫地以記其數一及地成池矣明復
移亦復成池時人謂言黃安舌耕年可八十餘視若童子
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着衣坐一大神龜時人問子坐
此龜幾年對曰昔伏羲氏始造網罟有此龜以授吾龜背
已平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而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來
五週出頭矣行則負龜而移世人謂黃安萬歲

博物志曰人有山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饑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饑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試踈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卽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

又曰龜三千歲猶旋卷耳之上著千歲三百莖則本以老知吉凶

神異經曰西方大荒中有人焉長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載朱鳥知河海升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友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怜公嘗令人捕魚獲龜如車輪公付廚帳下倒懸龜著屋蒙其夕纔眠已厭如此累夜公聞而問蒙何故厭荅云眠輒夢人倒懸已公容慮向龜乃令人視龜所在果倒懸著屋

公嘆曰果如所度命下龜於地於是蒙卽得安寢龜乃去

又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寶便買取持歸著瓮中養之日日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水

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勒敗毛寶奔豫州旣越江莫不沈溺寶子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旣入水中覺如隨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去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甲六七尺旣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迴首數焉

又曰鄱陽縣民董赭入山採荆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饑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卽回石膊赭卽從行去十餘里便至溪水見賈客行舡赭卽往乞食便語舡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卽生瘡旣往亦復不見龜

還家數日病瘡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餘姚縣倉封印完全而開之覺大損耗後
伺之乃是富陽縣相王陵北雙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曰
於是不復損耗
又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
曰遊不長爲時君所得人甚恠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
里纜舡於大桑樹霄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
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
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
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
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樹共言
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
爲元緒

孔氏志怪曰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舡忽有女子姿
性妖婉來入舡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宗因與戲女漸相
容留在舡宿歡宴繼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舡人
恒夕但聞言笑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伺之不見
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
得二物並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
自說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既爲
龜送之於江

廣五行記曰晉孝武太元中吳郡岑泉爲司農造碑於江
畔湖西之村見石龜載碑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在
腹下其月泉暴亡

任昉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
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命錄之龜曆

伏滔述帝
功德銘曰

胡書龜
曆之文

又曰周時地陽雨錢終日方絕王莽時未央宮兩五銖錢
既至地悉為龜兒

又曰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博年曰靈龜
孫惠龜賦曰有輜衣之大夫分衣玄繡之衣裳乘輜車之

岌岌兮駕雲霧而翱翔風雨為之電奮兮五色赫以焜煌
李顥龜賦曰質應離象位定坎居賤彼孕頤賁我靈符浮

洛川見緯書洞秘曠迤玄虛
漢書卷之九

洛川見緯書洞秘曠迤玄虛
漢書卷之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一

此乃志曰曰龜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一

鱗分部四

鱗

龜

鼈

吊

易說卦曰離為鼈

爾雅曰鼈三足能

今吳興陽羨縣君山有池中出三足鼈

周書曰成王時長沙獻鼈

周禮天官鼈人曰鼈人掌取玄物以時藉魚鼈

鄭司農云籍謂

以杖刺泥

禮記曲禮上曰水潦降下獻魚鼈

不饒多也

又樂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魏略舊志曰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

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娠後生子王指之於

涸中猪以氣嘘之徒馬欄馬以氣嘘之王疑之以天子乃命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而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後魏書曰夫餘之臣以朱蒙善射欲殺之朱蒙母以告朱蒙與烏連二棄之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欲濟無梁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逃追兵垂及如何於是魚鼈並浮爲成橋朱蒙得渡追騎不得渡蒙至絕升骨城遂居焉

隋書曰崔弘度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於是大罵曰備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

欺隱

孫卿子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

淮南子同

莊子曰培井之跬謂東海鼈曰吾跳梁井幹之上入沐缺發之岸樂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時八年七旱而岸不加損夫不爲須臾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蛙聞之適適然驚規然自失

韓子曰鄭縣人卜子毒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因縱而飲之遂失鼈

淮南子曰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

不可以瞥瞥則見

又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縛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

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又曰夫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

又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鎔鉞而爭鷄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

又曰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禮樂而服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

上魚鼈飛鳥揚而揚去必遠實魚知其情實故遠之說苑曰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

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辱安從至乎

國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睹父魯也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之五日五日呂氏春秋曰水之深則魚鼈歸之樹之盛則飛鳥歸之庶

草美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祀河伯可

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彼獨不欲雨乎祀之何益

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顧譚新言曰吳之翫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神仙傳曰汝南郡中常有鬼怪歲輒數出過時導從威儀

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乃還去甚以為患後費長房詣府君而正值此鬼來到府君門常徑入獨此來至門而已不敢前欲去長房厲聲呼便促前來鬼化作老公乃下車把板伏庭中叩頭乞得自改長房曰汝死老鬼不念良善無故導從盪突官府知當死不復汝真形世鬼須臾即成大鼈如車輪頸長一丈許長房復令還就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一札符去使人追視之至陂邊以頸繞株而死

王子年拾遺記曰容山下有水多丹鼈魚皆能飛躍星經曰天鼈十三星在南斗主水蟲

南越志曰海中有朱鼈狀如肺有眼六腳而常吐珠見則天下大旱

崔豹古今注曰鼈一名河伯從事

博物志曰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鼃此諸類皆卵生而影伏

又曰大腰無雄龜鼈類也無雄與雌通氣則孕

又曰鼈剉令如棊擣赤莧汁和台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於池澤中經旬變變成鼈

志恠曰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鼈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內鼈口中終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者馬溺濺鼈縮頭藏腳乃試取馬溺灌之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即愈

淮南萬畢術曰青泥殺鼈得莧復生

鼃

禮記月令曰季秋登龜取鼃

左傳宣上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

公之食指動以示于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于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深指於鼎嘗之而出

廣雅曰海龜大十畝重千鈞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唐史曰韋丹少在東洛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龜繫之橋柱引頸四顧有求救之意丹問曰

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昔驢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放龜於水徒步而歸

淮南子曰桀之力別解伸鈎解骨也紫鐵操金椎移大戲大戲

軍之大水殺龜鼉陸捕熊羆

又曰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培井之所無龜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

又曰高山險阻深林藜薄虎豹之所樂也人人入之而畏川

谷通原積水重淵龜鼉之所便也人人入之而死

魏子曰夫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檢量故龜鼉得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

晏子春秋曰齊三子爭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龜銜左驂

而入砥柱流冶潛行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龜頭鶴躍而

出若治之功可以食桃

抱朴子曰在頭水有大龜常在深潭號為龜潭此能作魅

行病吳有道士戴炳者能視見之以越章封泥遍擲潭中

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殺之而病者並

愈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

書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起師至九江以龜為梁也

璣語曰范獻子獵占之曰此其爵也君子得龜小人遺冠
 獻子獵而不得遺其豹冠
 列仙傳曰廬山頂上有湖湖廣數頃龜鼉盈於水中
 博物志曰屠龜解其肌肉唯腸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
 齧物鳥往食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
 崔豹古今注曰龜為河伯使者

搜神記曰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龜銜左驂沒之眾皆惕
 懼古冶子於是拔劍從邪行五里逆三里至于砥柱之下
 乃龜也左手持龜頭右手俠左驂鸞躍鵠踴而出仰天大
 呼水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淮南萬畢術曰龜暗得火可以燃鐵取龜殺之燒鐵如炭狀以燂其脂中鐵自

燃燒龜致鼈取龜燒之鼈自至

楚辭曰乘白龜兮逐文漁言河伯遊戲也近則乘龜也

宋玉高唐賦曰龜鼈鱣鮪交積縱橫

毛詩文王靈臺曰鼈鼓蓬蓬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伐蛟取鼈

說文曰鼈水蟲似蜥蜴長丈餘從甬單聲

汲冢周書玉會曰會稽以鼈注其皮灼味向深

吳志曰孫亮初公安有白鼈鳴瑞曰鼈鳴龜背平南郡城

中可求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鎡公安

被收融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江表傳同

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鼈鼉不

得游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孔子請問曰有道乎丈

夫曰吾長於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無私焉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八風之音以祭上帝乃會

太平御覽

為樂倡鼉乃偃寢以其尾擊腹其音美也
 搜神記曰榮陽張福航行夜有女子乘小舟來投福云日
 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戲調之遂就福寢中夜月照乃見一
 白鼉枕福臂而卧福驚起鼉便去乘之航乃枯槎也
 鄭義恭廣志曰鼉魚長三尺有四足高尺餘尾如蠅蛭而
 大南方嫁娶必得食之魏武赤壁還所攜得之是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私訶條國全道遼山有毗阿羅寺寺中
 有不鼉至有神靈眾僧飲食欲盡寺奴輒向石鼉作禮於
 是食具
 許氏志怪曰沙門竺僧瑤得神符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
 病邪召瑤治之瑤入門便瞑目大罵老魅不守道敢干犯
 人女在內大喚云人殺我夫鬼在側曰吾命盡於今可為
 痛心因歔歔悲啼又曰此神也不可爭傍人悉聞於是化

為老鼉走出中庭瑤入撲殺之

幽明錄曰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
 未及昇車忽便失性出外歐擊人乘云己不樂嫁俗人巫
 云是邪魅乃將女江際擊鼓以術祝治療春以為欺惑百
 姓刻期須得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頭
 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前更以赤朱書背作符更遣
 去入立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沈乍浮向龜隨後催
 逼鼉自忿死冒來先人慢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因好
 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傳通龜是
 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示春春始知靈驗

吊

裴氏廣州記曰吊蛇頭鼉身亦水宿亦水栖俗謂為吊膏
 至輕利以銅瓦器貯之浸出而唯雞卵盛之不漏磨治諸

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峙
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大澤中有大
蛇當道拔劍斬之遂行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
帝子也向赤帝子過而殺之媼因忽然不復見
後漢書曰華他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
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齏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
如他言乃立吐一蛇
晉書曰杜預先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
竊窺於戶而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又曰樂廣常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
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
南廳事壁上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
於其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

其所以容豁然而解沉痾頓愈

又曰趙王倫篡位殿止有大蟒及小蟒耳開垂肉似重孝
幘小蟒亦然

又曰慕容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太王且
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

又曰沮渠蒙遜攻浩豐而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爲一
騰虵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廻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
沈約宋書曰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
於前渚忽有大虵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
衆並異焉

南史曰梁主衣庫見黑虵長丈許數十小虵隨之舉頭高
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元州苑復見大虵盤
屈於道羣小虵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

是錢龍帝勅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地處以厭之因設法會救因徒賑窮乏退於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墜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扇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之不及梁書曰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蛇則死矣陳書曰後主末年昏淫政亂秘書監傅縡上書諫諍後主逼令自盡死後有惡蛇止屋來靈珠當前受祭酌而去復來百有餘日時有彈指聲俄而陳滅後魏書曰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孝牢叛死者數千人後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土人謂之雌龍隋書曰煬帝大業末年翟讓初見李密衣在格上密罽帶

化為赤蛇讓心異之貢為密所殺

又曰薛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而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但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月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壽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

又曰李密據偃師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斑蛇長丈餘向寢屋作聲如牛吼執仗者斬之明日戰大潰拜馬歸國唐書曰太宗屯栢壁常欲覘敵潛軍遂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觸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當時

以爲神異焉。又蜀大縣龍安縣其縣有蛇窟。又曰建中三年趙州寧晉縣仁孝里沙北有棠樹甚茂。百姓禱之爲神。忽有群蛇數千自東南來趨北岸。集棠樹下。爲二積。留居南岸者爲一積。俄有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又曰元和申五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昔攜蛇篋而去。又曰李胡晟爲邠州刺史。城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止閣詔致祠焉。又曰蜀賓國有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螫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後唐史曰。清泰三年春。有蛇鼠鬪于師子門外。而鼠殺蛇。晉史曰。高祖即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鄴西李固橋下。鼠與蛇鬪。鬪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志之後。唐果滅於申。周史曰。太祖常履柴后。見五色小蛇入鼻。觀問。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卮。酒器也。受四升。卮。章移切。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人蛇後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將移師攻齊。齊畏公甚。戰勝不

知止猶為地足昭陽解軍而歸。○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
譬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
至擊其中央則首尾俱至欲其未與一氣也
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
韓子曰昔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作為青角虎狼在前蟲
蛇伏後謂其合人而一氣也
又曰螻似蛇而蠶似蠋音屬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
者持螻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

又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
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徒有小
蛇謂大地曰大地行而小蛇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
有殺子子不如相御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
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子

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為我舍人田
成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謂其
淮南子曰越人得蚘蚘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蚘

大蛇也其長數丈

又曰犧牛駢毛宜於牲其象以致雨不若黑尻黑尻黑色也屬也蜈

潛於水神象能致雨也

又曰神蛇能斷而復屬而不能使人勿斷也

又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鳩行而處容成黃帝時造歷者託嬰兒於

巢上致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蹶

又曰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以安足

淮南萬畢術曰鳥喙蛇肝病病作不苦取鳥喙蛇肝各等治和丸如梧桐實

欲作吞一丸不倦矣

抱朴子曰巴日山中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又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蝮蛇之道曰昔黃丘多大蛇又生
 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去也今帶武
 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
 以少許雄黃末傅之瘡中立愈
 又曰蛇類雖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
 不曉方術而為此蛇所中者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
 如火須臾燦盡而人得活也
 山海經曰泰華山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
 旱

又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若子服之已心腹之疾今南
地吞鹿已爛目絞於樹腹中
骨皆穿鱗甲開出此類也

又曰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毳豪其音如鼓柝
如鼓人擊柝聲音此

又曰鱗山多鳴蛇其狀如蛇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
 又曰黑齒人為人黑齒有蛇一赤一青在其傍

又曰雨師為人黑手各操一蛇
 星經曰騰蛇三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蛇
 說苑曰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
 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在此不祥耶山是虎室
 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新序曰太子申生至靈臺蛇遶左輪御曰速得國之祥太
 子遂不反伏劍而死
 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大地其高如隄橫
 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
 之今前有妖請攻之公曰不可吾聞天子夢惡則脩道諸
 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

失行而天戒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令也乃歸齋宿而請
 於廟退而脩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爾何敢當聖君之路
 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新序
 又曰孫叔敖之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
 對曰今且見兩頭之蛇恐死母問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
 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
 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新序

列仙傳曰玄谷者自言河間人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
 七九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新序
 鄺善長水經注曰南鄉故城城南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二
 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十圍
 長三丈小蛇數十隨之人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
 於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少日果死新序

又曰漢水又東合洛水水有二源合注壑於神蛇戌酉左
 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物毒

又曰交州山多大蛇名曰蚺蚺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
 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
 合頭角噉之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
 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
 曰蚺唯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
 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貽助腴甚肥

